

# 從「接受」到「經典」： 論臺灣文學評論界對於「傳播」 西西小說的意義<sup>①</sup>

陳潔儀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 提 要

本文以小說為例，分析從1983到1998年臺灣評論界對西西作品的接受過程。基於臺港文學雜誌多次的「西西專輯」、西西在臺獲獎及臺灣重要評論家的意見，在這段期間，對於西西小說的接受過程，大約可分為三個時期。本文通過對這三個階段的分析，探討西西與臺灣文壇真正「結緣」的時間、歷來所謂香港作家「出口轉內銷」一說的意義和1990年代臺灣評論界如何參與制訂西西小說的「文學準則」等。簡言之，兩岸三地以至馬華等地區對西西小說的關注，可謂缺一不可。臺灣評論界參與「傳播」西西小說的結果，在於直接擴闊西西在華文文學界的接受面，並參與建立評鑑西西小說的共識，對於西西小說的定位，帶出一個非常積極、肯定的信息。從文學接受的角度來看，也可證作家和作品的定位，若經過一

---

① 本文初稿曾於2012年5月4日在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舉辦的「香港文學在臺灣」會議上宣讀，感謝當日的主持樊善標教授及講評廖成浩教授的寶貴意見，初稿經修訂後成本文，謹此再謝。

段相對長的時間來形塑，而文學社群的參與面較廣、文學生態又相對自由的情況下，所謂「經典」，應也有其開放、正面的作用。（約 369 字）

**關鍵詞：**西西 接受美學 台灣評論界 出口轉內銷 經典化

# 從「接受」到「經典」： 論臺灣文學評論界對於「傳播」 西西小說的意義

陳潔儀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 一、引言

「西西是香港重要的作家。」是本文的開首，也經常是筆者每篇言及西西論文的第一句話。這句話雖然好像有點陳腔濫調的味道，但相信沒有太多人會注意以至反對它。接受美學嘗言，對於作家在文學史上「重要」與否的定位、評價，依靠的是日積月累的「共識」，而像這樣一個的「共識」，主要來自文學社群（literary community）中三股力量：評論者、讀者和作家。<sup>②</sup>當代文學傳播理論對此當有更精密的界定。例如，作家在異地的接受過程，自當涉及複雜的因素，包括兩地的文化差異、作品在傳播旅程後的誤讀、他方讀者的層階、背景、文學素養、接收能力等，均需顧及。<sup>③</sup>以至也有謂，「偶然性」對於作家是否能於異地生根長芽，也是一項不能否定的因素。

不過，從香港「嚴肅文學」的接受經驗來看，三類基本的文學社群中，來自

---

② 參 Hans Robert Jauss, Timothy Bahti tran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Brighton,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82), pp.58-63。

③ 詳見須文蔚：《臺灣文學傳播論》，臺北：二魚文化，2009年。

學術文化界的評論力量經常佔主導位置，其作用往往大於讀者和作家，<sup>④</sup>加上西西小說超過半世紀以來獲得臺港兩地的「認受性」，歷久不衰，似乎「偶然性」所佔的比例也不會太重。在西西小說定位的過程中，臺灣出版及文學評論界的參與甚多，成為其接受和傳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社群。

因此，本文在眾多影響文學接受的元素中，特別探討臺灣出版界和評論界對於確定西西文學成就的意義，而臺港兩地評論界積極互動的結果，令臺灣評論界對於西西小說定位的影響力，甚於同期香港大部份的作家，形成其獨特的位置。下文先整理從 1983 到 1998 年臺港評論對西西小說的接受過程，從中探討臺灣出版與評論界對香港文學參與的重要性，最後並稍為補充臺灣文壇在 1998 年後對西西作品的關注情況，以及對「經典」一詞略作簡單的思考。

## 二、為何是「1983-1998」？

在未正式進入討論之前，或需在此先補充兩點：首先，西西至今仍創作不輟，為何本文把討論的時期主要定為 1983 至 1998 年？其次，臺港互動頻繁，不少評論者有多個身份，如何分別「臺灣」和「香港」的評論界？

有關「分期」、「斷代」的問題，的確是最容易惹人疑逗的，幸而隨著當今「建構論」的普及，在此或可長話短說，這個非常人為、必然主觀的「分期」，主要是基於兩個理由：

第一，據現在普遍的看法，「西西」這個名字正式「登陸」臺灣，乃從 1983 年蒞任臺灣《聯合報》副刊主編期間，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獲當年該報的短篇小說推薦獎，<sup>⑤</sup>開始了「出『版』轉內銷」的文學接受過程，<sup>⑥</sup>故本文以

---

④ 陳潔儀：《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文學文化叢書之一：香港小說與個人記憶》（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1 年），頁 164-165。

⑤ 何福仁編：《西西卷》，香港：三聯書店，1992 年，頁 336。

⑥ 「出『版』轉內銷」是對「出口轉內銷」一詞的戲擬。香港文壇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有一說法，認為西西在臺灣出了名，香港人才知道有一個「西西」的存在，並稱這個情況為「出口轉內銷」。不過，不少香港作家都認為，此說法並不正確，因為西西在 1983 年前，

此為分期起點。至於為何下至 1998 年，那主要是基於王德威是年發表了一篇對香港文壇影響甚大的論文〈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這篇論文提出香港文學身份想像「傾城—我城—失城」的演化線索，令《我城》於本土歷史和身份認同上具「紀念碑」式的文學地位，堪可媲美拉美的「立根小說」（foundational fiction）。雖然《我城》從出版直至當時而言，近二十而不衰，早為香港文學界公認為經典，但此文對於《我城》的定位清楚瞭然，後也廣為香港學界所引用，文中對於《我城》的定位，仍為當今香港文學和學術界樂於接受和傳播。因此，從「登陸」到「立根」看似頗為完整的接受過程（行文至此，不禁仍要強調當中不免有人為的「誘導」和「構築」），痙弦與王德威都是重要的兩家，因此本文以他們對西西文學定位的參與，聊作西西從「接受」到「經典」這個故事的起點和終點，以見臺灣出版及評論界與香港文學界的相互作用。

第二，本文的討論下限至 1998 年，也與西西在 2000 年以後的創作轉向有關。從《拼圖遊戲》（2001）到《猿猴志》（2011），西西的作品走向非純文學類、

---

早已於港寫作、出版書籍、成名、獲獎和得到評論界注視，在香港境「內」已很暢「銷」，不必靠「轉口」而揚名。

有關「出口轉內銷」之討論，於 2010 年前後再起爭端。由於香港作家梁文道曾重提西西「出口轉內銷」之事，另一香港著名作家陸離則為之辯護，並撰文回應。見陸離：〈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蘋果日報·蘋果樹下》，2010 年 8 月 8 日：「今年三月，《讀書好》頁 18，梁文道說，『香港有些作家，他們的作品能夠在臺灣出版，然後從臺灣回流到香港，像西西。』——我看了也很懊惱，致電西西，她當然自己都不能同意『臺灣回流香港』說。事實是西西的書首先由香港劉以鬯先生出版，然後素葉再出版一批。西西獲頒第一個徵文首獎是在香港《學友》雜誌，跟著是《中國學生周報》徵文比賽第一名。」陸文又引葉輝《書寫浮城》，頁 109：「大約是 1974 年，《中國學生周報》辦了一個西西作品討論的小輯……在臺灣以至大陸讀者還沒有廣泛地認識西西之前，此間的寫作人已經陸續討論西西的作品，並不如此不知就裡的人所言——西西在臺灣受到重視，此間才開始對她注意。」在 1970 年代，已有香港文化人評介西西，例如：《中國學生周報》於 1971 年 1 月 8 日第 964 期以整版篇幅談論（或懷念暫時在該報輟筆的）西西、馬若〈我喜歡西西〉刊於該刊第 1118 期，1974 年 2 月 20 日。

從上可知，香港文壇早已注意西西，西西並非「出口轉內銷」，故本文稍稍改動文字，把「出口轉內銷」改為「出『版』轉內銷」，意指 1983 年以後，西西作品幾乎全由臺北洪範書店出版，這對西西作品的接受和傳播，頗有關係，以作權宜，方便下文討論西西作品的接受現象。

非純文字類、非小說類及更為「世界性」的關懷向度，其文學定位應與前此不同。

「作家」西西既一力打破「讀者」和「評論者」對她已相當熟習的「期待視野」，料想港臺兩地的評界論在不久的將來對西西在華文文學的定位也會有相應的重估。尤其是《猿猴志》出版後，臺港兩地的反應熱烈，評價方向從文學、藝術、生活、保育和政治也有，此書亦在臺獲獎，相信此系列的評論準則正在形塑之中，唯限於個人才力，此部分暫仍未能於此分析、回顧。

### 三、「臺灣評論界」的範圍

至於如何為「臺」、「港」評論者定分界？看來也容易有理說不清。尤其自1950年代起，港臺交流頻繁，不少學者與評論者來往於港臺兩地，例如戴天、鄭樹森等香港學者、作家，都曾赴臺灣求學並進入文壇，其後也曾發表關於西西的評論文章，那麼，他們雖然有其「香港」身份與背景，但又是否可列入本文所指的「臺灣評論界」呢？鄭樹森於2011年12月2日曾於香港嶺南大學舉行中文系學術講座「香港文學的史料與重構」，提及「香港作家」可從廣、狹兩個方面定義：凡在香港成長、求學、出版或終老於此的作家，都可稱為「狹義」的香港作家；至於有部分的作家，其作品雖非取材香港、非以香港讀者、非長居香港，但對於香港文壇或有過一些貢獻，則可稱為「廣義」的香港作家。然而，當稱作家為「香港作家」時，也要考慮作家自身的身份認同，例如：施叔青、余光中和楊牧等，他們雖然有部分作品取材香港、以香港讀者為對象，也可能曾有一段日子居於香港，但他們的身份認同不是「香港作家」，反而是「臺灣作家」或「中國作家」，則他們的作品雖然可列入香港文學，但他們均不可稱為香港作家。<sup>⑦</sup>本文依此原則，加以調整，大致把與西西在臺傳播有關的評論者，分為三類，均可列入本文所指的「臺灣評論界」，以跟「香港評論界」稍作區分，包括：

第一類：狹義的臺灣評論界：以臺灣為主要成長、求學、出版地的評論者。縱使他們對於西西的評論，曾於香港一地發表、刊載或出版，仍可視為「臺灣評論

---

⑦ 此據筆者當日的筆記而來，如若理解錯誤或斷章取義，一概由文責自負。

界」的看法，例如：痲弦、王德威、莊裕安、施淑、林耀德、簡嫔、林欣誼等。<sup>⑧</sup>

第二類：廣義的臺灣評論界：主要基於評論者雖然有香港背景，但曾參與臺灣文壇，而其有關西西的評論，後也在臺出版，並於臺有影響力，例如：鄭樹森、林以亮等。<sup>⑨</sup>

第三類：從身份認同定義「臺灣評論界」：有些作家、學者的言論雖然是在香港發表的，在香港也居住和活動過一段日子，但從評論者身份背景來看，他對臺灣仍有認同的，都給列入本文的「臺灣評論界」內，例如：鍾玲等。<sup>⑩</sup>相反，如評論者身份認同基本上在香港的，其關於西西的評論，雖然在臺發表，但本文將不會列入「臺灣評論界」的討論之列，例如：陳清僑於1993年參加了由《聯合報》舉辦的「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發表了有關西西的論文，唯因他的身份認同，故本文不擬將他列入「臺灣評論界」；<sup>⑪</sup>何福仁、洛楓（陳少紅）等也曾在臺發表西西的評介、論文，同樣也從身份認同的角度，不會把他們列入「臺灣評論界」。<sup>⑫</sup>

必須補充的是，由於臺港互動的情況比較複雜，以上的「臺」、「港」評論界的劃分僅為權宜之計，本文嚴寬取捨之間不無掙扎，或有粗疏不周之處，目的

---

⑧ 為免繁瑣，有關各篇評論的出版資料，下文具體引述時，才詳細列出。除特殊情況需補充外，此法也適用於其後所分析的第二類及第三類作者。

⑨ 戴天曾有論及西西的文章，例如：1988年10月於香港《信報》發表了三篇評介西西的文章，包括〈西西——自我完成〉、〈西西——奇遇之外〉、〈西西——理以御情〉，唯本文不擬把戴天列為「臺灣評論界」。他雖然曾參與臺灣文壇，但因他對於西西的評論，都是在港發表，後並沒有在臺出版，跟鄭樹森、林以亮等不同，故本文仍把他對西西的評論文字，視為「香港評論界」的看法。

⑩ 鍾玲對西西小說的意見，參鍾玲：〈香港女性小說家筆下的時空和感性〉，《香港文學》第10期，1985年10月，頁62-70。

⑪ 陳清僑：〈論都市的文化想像——並讀西西說香港〉，發表於1994年《報合報》主辦的「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後收入邵玉銘、張寶琴、痲弦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北：聯合文學，1994年），頁437-455；此文亦曾重刊於《過渡·試刊之一》（香港：越界文化機構有限公司，1995年），頁6-14。

⑫ 何福仁是香港作家，他於臺發表評介西西的文章，舉例有：〈小百姓的故事——《飛氈》〉，《中國時報》，1996年7月1日。洛楓（陳少紅）在臺灣曾發表的論文有：2000.03《歷史想像與文化身分的建構——論西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中外文學》第28卷第10期，頁185-204。



僅在疏理概況。至於下文所提及影響西西定位的數家評論，從其個人背景、他們在臺灣的聯繫和其言論的流佈情況來看，視之為「臺灣評論界」，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疑問。

#### 四、臺灣出版及評論界對西西小說接受過程的參與

從 1983 到 1998 年，基於臺港文學雜誌多次的「西西專輯」、西西在臺獲獎的經驗及臺灣重要評論者的意見，對於西西小說的接受過程，大約可分為三個時期。由於第一個時期是西西與臺灣文學姻緣的起點，在西西小說接受過程中奠下重要基礎，而且對於臺港兩地當時有關西西作品的出版和評論狀況，從今天的歷史回顧，有一些地方也可以看得更清楚，故在三個時期中，本文將用較長的篇幅，說明初始階段臺灣與西西文學道路的關係。現請先參看下表：

表一 西西小說的接受過程簡表

地點 \ 接受過程	起始點	形塑期	定位期
香港	1981（西西專輯）	1985（西西專輯）	1990（西西專輯）
臺灣	1983（獲獎）	1988 年（獲獎）	1994（施淑） 1998（王德威）

##### （一）接受過程中的起始點

###### 1. 西西的伯樂：臺灣詩人痾弦

西西正式「登陸」臺灣，至今的共識為 1983 年，臺灣《聯合報》副刊轉載她在《素葉文學》發表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並獲當年聯合報小說獎之聯副短篇小說推薦獎，此獎乃授與該年在該報副刊上發表短篇小說之最佳者，這個觀點早已為臺港文學界所接受。<sup>13</sup>

<sup>13</sup> 此段文字先見於香港三聯版何福仁編的《西西卷》，後於 1993 年再刊於《聯合文學》的「西西回顧展」，此後為臺港兩地的文學界及學術界經常引用。參：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336；《聯合文學》編輯室：〈西西回顧展〉，《聯合文學》第 9 卷第 3 期，1993 年 1 月，頁 117。



事實上，西西與臺灣文壇正式「訂情」之前，他們之間已有一段頗長的認識過程。因為，假如不從「作品」而從「作者」的角度來看，西西第一次「登陸」臺灣，應該上溯到 1976 年，其時西西真正「踏足」寶島，先後訪尋七等生、周夢蝶、商禽等。<sup>14</sup> 西西據此臺灣經驗，寫成一系列散文，發表於當時香港的《大拇指》周報上，使之又化為香港文學的一部分，<sup>15</sup> 後並收入其洪範版的散文集《花木欄》內。<sup>16</sup> 有趣的是，西西這些文學之旅的文字，從 1976 年至今約三十五後，竟再「輪迴再生」，勾起臺灣評論家楊照於觀賞 2011 年臺灣文學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有關詩人周夢蝶一集時對西西文字的回憶，並由此化入散文內。<sup>17</sup> 西西在臺「登陸」對其日後文學道路影響深遠，而西西早期向臺灣詩人和藝術家衷心「致敬」的文字，猜不到在臺港之間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旅程。由此可見，臺港文學姻緣一旦蒂結，即互動影響，緣訂三生，循環不息，不是單向的「踏足」而已。

西西親身第一次到臺灣的文學之旅，或可視為她以文字正式「登陸」臺灣的「前世」姻緣，1983 年臺灣聯合副刊的小說推薦獎，不單再續前緣，而且演出出的故事無數，可說影響西西一生的文學發展和地位，此乃後話。西西之所以得獎，一般認為痲弦「穿針引線」的功勞最大，因為其時他正是《聯合報》的副刊主編，西西在訪問中也有提及痲弦轉刊她的小說一事。<sup>18</sup> 此外，當時更有評論者形容西西

<sup>14</sup> 西西 1976 年到臺灣旅遊，見過幾位臺灣作家，其中包括痲弦，回來後在《大拇指》寫了〈在通宵〉和〈商禽和他的馬〉兩篇文章（後收入散文集《花木欄》）。

<sup>15</sup> 〈商禽和他的馬〉見《大拇指》第 45 期，1976 年 11 月 5 日；〈在通宵〉見《大拇指》第 48 期，1976 年 11 月 26 日；《大拇指》現已全文上載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資料庫（<http://hklitpub.lib.cuhk.edu.hk>）。

<sup>16</sup> 西西：《花木欄》（臺北：洪範書店，1990 年）共收入 5 篇有關訪尋臺灣詩人和藝術家的散文，包括：〈商禽和他的馬〉，頁 134-137；〈遇見管管〉，頁 138-142；〈在通宵〉，頁 143-146；〈朱銘和木頭〉，頁 147-148；另〈訪問吳昊〉一篇，頁 149-153，是在香港對吳昊的訪問。各篇文末注明的日期由 1975 年 11 月至 1979 年 3 月不等。

<sup>17</sup> 參楊照：〈看周夢蝶紀錄片想起西西〉，《蘋果日報·蘋果樹下》，2011 年 4 月 24 日。

<sup>18</sup> 西西在一篇訪問中曾說：「至於誤以為我是臺灣作家，那是痲弦在臺灣聯合報副刊轉載我的小說，因此得獎，並且在臺灣洪範出書，說我是臺灣作家，那是殖民地時代香港年鑒之類官方刊物的錯誤，一笑置之好了。」見李昶偉：〈西西：「荒島」上的寫作者〉（<http://news.ynnxb.com/content/2010-7/25/N92445642286.aspx>），2013 年 6 月 20 日讀取。

這次的獲獎，是臺灣方面的「發掘」。例如：林以亮在 1985 年底曾經這樣歸納過「外地的報刊和讀者」對西西傳播的「功勞」：

令我們慚愧的是這位香港的優秀作家埋沒了近二十年，只為少數讀者所知，大多數人恐怕連她的名字都沒聽見過（雖然西西也曾為報紙寫專欄多年），反而要外地的報刊和讀者發掘出來，給予她早就應得的讚賞和鼓勵。甚至她的短篇小說結集在洪範書店出版後，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一篇分析她作品的論文。難道我們的作家真要譯成英文，讓西洋評論家去「發現」嗎？<sup>19</sup>

此言容或略為誇張和激情。從所得的資料顯示，在此同年，香港已出現了第一篇研究西西的「學院」論文，那就是關秀瓊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的本科畢業論文。<sup>20</sup>到了 1986 年，香港中文大學已陸續出現另外兩篇研究西西的論文。<sup>21</sup>西西在香港文學上的接受旅程上，於 1985 年開始，可說已由「文壇」進入「學院」研究的「殿堂」，似乎並不是「埋沒了近二十年」，亦非「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一篇分析她作品的論文」。不過，從林以亮對香港文壇仍「冷遇」西西的激憤之言和主觀印象來看，或可猜想當時香港文學界對西西作品的迎拒氛圍。當時有部分評論者，的確拒絕接受《我城》和西西其他小說的新手法。<sup>22</sup>唯從今天各項資料都較為齊備的歷史回顧角度來看，可知當時整體的香港文學界，對西西還是「迎」多於「拒」的。香港一地的文學愛好者對於西西，實早已相當注意和

---

<sup>19</sup> 見林以亮：〈序——像西西這樣一位的小說家〉，《哨鹿》（臺北：皇冠出版社，1986 年），頁 16。

<sup>20</sup> 關秀瓊：《西西的〈哨鹿〉》，屬 1985 年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專題研究」論文，並曾於《香港文學》第 7 期（1985 年 7 月）發表，題目改為〈試析西西的《哨鹿》〉。

<sup>21</sup> 見梁婉華：《談西西筆下的疏離感》及李惠珍《論西西「以物為題」作品呈現的訊息》，兩篇均屬 1986 年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專題研究」論文。

<sup>22</sup> 主要見於黃維樑：〈輕鬆有趣地載道——評西西的「我城」〉，《文藝雜誌》第 4 期，1982 年 12 月，頁 70-74。

重視。西西早於 1950 年代在香港開始寫作，已有不少成熟的創作，亦早曾在香港獲獎。<sup>23</sup>

從現有資料可見，在 1983 年以前，西西在香港已出版了五本文集，其中包括她的代表作《我城》和第一部詩集《石磬》，並已建立一批「忠實的讀者」群。據許迪鏘憶述，在香港，從西西在《中國學生周報》發表作品、在報章寫專欄以來，便有一批忠實的讀者，她後來出版的一些早期作品，如《象是笨蛋》，甚至《我城》，都是靠香港讀者提供作品在報章連載時的剪報才能湊足內容。在臺灣方面，自 1982 年西西於臺灣報刊發表作品以來，也不時引來臺灣讀者熱烈和熱情的討論。<sup>24</sup>可見在 1983 年以前，在「私人空間」中，西西在臺港兩地，已有「粉絲級」的讀者群。不過，若以「公共空間」中的評論界反應為正式接受西西的起始點，1981 香港《新晚報》所辦的「西西專輯」，應才可視為當年此地對西西接受的奠基；而到了 1983 年，即西西獲臺灣聯副小說推薦獎的同一年，不無巧合地，香港文學界在一次的大型文藝座談會中，西西的作品是討論重點之一，《馬來西亞學報》當時也舉辦過「西西專輯」。<sup>25</sup>從港、臺、馬三地「公共空間」對西西作品的重視，大概可以說，1983 年，是西西得到華文文學界公認、肯定的關鍵年份。

簡括而言，從林以亮的印象、許迪鏘的回顧和其他相關資料可見，聯合報副刊的獲獎，並不在於「發現」西西，因為從種種證據可見，西西作品早已獲得香港及其以外的讀者喜愛。聯合報副刊的獲獎，主要是擴闊西西在華文文學界這個「公共空間」的接受面。港、臺以至馬華地區，在相若的年份同時關注西西的作

<sup>23</sup> 何福仁編：《西西卷》，頁 336：「前此，遠在一九六五年，她得過《中國學生周報》第十四屆徵文比賽小說組第一名，作品為〈瑪利亞〉。」

<sup>24</sup> 許迪鏘：〈也讀西西〉，《南村集》（香港：素葉出版社，1995 年），頁 209：「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在臺灣《聯合報》刊出後，引起十分熱烈的反應，有的讀者寫信給報社，表示願意當化妝師的護花使者。」

<sup>25</sup> 聯副小說獎一般都在報慶那天宣佈，即 1983 年 9 月 16 日。香港那次的文藝座談會與《馬來西亞學報》專輯出版時間為 1983 年 6 月，後兩者應不是受西西獲聯副小說獎而出現的。詳見文藝座談會紀錄：〈香港小說初探〉，《文藝雜誌》第 6 期（香港），1983 年 6 月，頁 20-25；而 1983 年 6 月，《馬來西亞學報》第 1049 期，則刊載三篇評介西西的文章，包括阿以〈西西〉、蘇黑〈看了本西西〉和季程〈西西的「交河」〉。

品，建立了華文文學界對西西作品認受性的共識，各地的關注可謂缺一不可。臺灣於 1983 年的聯副小說推薦獎，對於西西整體的華文文學定位來說，帶出的是一個非常正面、肯定的信息。

在這個臺灣對西西接受過程重要參與的時期，第二個不得不提的時刻乃 1984 年，臺北洪範書店出版了西西短篇小說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此後西西的出版基地幾乎全盤「移師」臺灣（詳見附錄：「西西作品出版年表」），她的作品集再由臺灣分銷香港。假如痙弦是西西在臺的「伯樂」，則在臺出版的基地，可說為西西提供了安心馳騁的創作場域，令她得以一展所長，飛奔猛進之餘，也令廣大的讀者、更多「伯樂」一睹其文學作品的「英姿」。對於西西在 1984 年以後的作品，為什麼幾乎全盤於臺灣出版，是否由於在港的「閱讀人口」不夠？重溯香港百年歷史的《飛氈》，1996 年「回歸」香港出版，是否有任何特殊的「歷史任務」？歷來都有不少誤解。據許迪鏘的憶述，原來真相如此：

自洪範書店在 1984 年出版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之後，西西的作品便絕大部分由洪範刊行。因此也有人認為，這是因香港沒有文學讀者，也不懂得珍惜西西的緣故。這同樣也不是實情。素葉出的西西作品，以我們的經驗，一千部在半年內便可以賣光。由 1979 年的《我城》，到 1982 年的《石磬》、《春望》、《哨鹿》，到 1996 年的《飛氈》，再到 1998 年的新版《我城》，現在都沒有了存書。要賣，三兩千應不成問題（素葉出書一般只印一千冊，但 1982 年的《石磬》等三部是印了兩千的），事實上，洪範主事人葉步榮先生由一開始便不反對西西的書可以在香港和臺灣同時出版，但我們覺得，西西的書在臺灣雖然銷量穩定，但洪範也投放了不少資源，我們沒有必要重疊再出，因此，西西的書就一直讓洪範出版。只是在 1996 年，我們替西西向香港藝術發展局提交一個寫作資助計劃，結果藝發局同意以十八萬元資助西西撰寫長篇小說《飛氈》，但有一個條件，就是這筆資助包括出版《飛氈》的費用，換言之，西西須從這筆資助中倒貼一定數目，把《飛氈》印出來，而出版一部三十多萬字的作品，據粗略估計，非四五萬元不辦。步榮先生十分體諒，說反正洪範會出《飛氈》，那

麼把其中一千幾百部換個封面，印上素葉字樣，就當是由素葉出版好了。  
這就是素葉「突然」又出版一部西西作品的由來。<sup>26</sup>

對於西西小說在臺出版，雖然外間有不少誤會，然而，這個誤會畢竟是「美麗」的。簡單來說，在臺出版對西西在香港的接受與傳播的正面作用如下：

第一，就西西作品傳播的廣度和持久性、保存的完整性而言，臺北洪範書店功不可沒。西西著作經洪範書店結集出版、續印，由於其出版系統完整、穩定，在港發行渠道亦佳，令不同時期的港、臺、以至海外華文的讀者，不難買到西西的作品集，研究者亦易於閱讀原著，方便日後評論、造就一讀再讀西西作品的可能。

第二，臺北洪範書店和臺灣其他出版社重印西西在香港幾近絕版多時的作品，對於西西小說從「接受」到「經典」的過程，貢獻甚大。例如：《我城》1979年由香港素葉出版社出版後，於八十年代初期已近絕版。後由臺北允晨出版社重印《我城》，並且「還原」原載小說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香港讀者和研究者才較易得睹其文，未致影響研究的持續性。<sup>27</sup>於1996香港重印《我城》、1999年臺北洪範書店出版了最長的《我城》版，均有助《我城》在數十年來能重評、重估，並因為通過多次「文學準則」變換的「挑戰」而不倒，現已成為香港文學的經典。1999年後，臺港兩地有關《我城》的評論，所據版本，也多以洪範版為準。

第三，在臺出版的著作，成為保存及傳播西西評論文字的重要平台。這些評論文字，雖或初刊於香港，但經收入臺版西西作品集內，即廣為引用、流佈，成為接受西西小說的依據。例如：何福仁的〈《我城》的一種讀法〉收入1989年允晨版、鄭樹森〈讀西西短篇小說隨筆〉則是洪範版《母魚》的代序等。以上評論的香港原載刊物並不易找到，唯因臺版著作收錄，至今仍為研究者所引用，成為閱讀西西小說的必備參考。

---

<sup>26</sup> 許迪鏘：〈西西作品在臺灣的出版〉，未發表文稿。

<sup>27</sup> 據筆者個人經驗，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已難於香港坊間買到素葉版《我城》，當時在圖書館也借不到。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筆者讀大學本科期間，所有同學都是通過臺北允晨版讀《我城》的，其時香港坊間尚不致太難買得此版。至於1983年素葉版的《石磬》、《春望》、《哨鹿》，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仍於香港少數的二樓書店可尋購。



簡括而言，臺灣聯副小說推薦獎一事和西西著作在臺有系統的出版，均可見西西與臺灣文學界「結緣」之深。當然，若用「出口轉內銷」那樣的形容，是不適合的，有點「麥（勿）快樂式的（悲）喜劇」效果。<sup>28</sup>不過，這個時期臺灣方面對於西西小說的接受，尤其就傳播地域的廣度、時間的持續性和出版的穩定性而言，起了肯定、正面的作用。

## （二）接受過程中的形塑期

臺灣評論界參與西西小說接受過程的第二個階段為形塑期。在臺港評論界共同建立西西是「重要作家」的「共識」下，究竟什麼「文學準則」才是用來評價西西小說的最佳角度？在此期之中，臺港兩地的評論者，似乎都是摸索之中，未有定論。在這個形塑期之中，兩地評論界的步伐不太相同。

就香港方面來說，1985 年間，香港的文學雜誌舉辦了至少三次大型的「西西專輯」，包括 1985 年 1 月的《讀者良友》第 2 卷第 1 期，共刊有 6 篇有關專文；<sup>29</sup>1985 年 2 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系會出版的《學文》第 9 期，同樣刊登 6 篇分析西西的文章；<sup>30</sup>1985 年 12 月《文藝雜誌季刊》第 16 期，刊登 3 篇討論西西的文章，其中關秀瓊的一篇對西西分析相當詳盡，共 15 頁。<sup>31</sup>她也是香港第一位在大學本

---

<sup>28</sup> 西西曾說：「（樂觀，真的樂觀麼？麥快樂，就是勿快樂。）我想那些荒謬劇，以及黑色幽默的作家遭遇同樣的困難，他們的做法是：呈現現象；啟發思考。」見何福仁：〈胡說怎麼說〉，《素葉文學》第 19 期，1983 年 6 月，頁 25。

<sup>29</sup> 1985 年 1 月號《讀者良友》第 2 卷第 1 期的 6 篇專文包括：(1)杜漸：〈西西答問〉，頁 68-72；(2)陳進權：〈西西創作篇目〉，頁 73-77；(3)姚永康：〈談西西的《春望》〉，頁 78-82；(4)古槍梧：〈詩可以不怨——讀西西詩作的一點感想〉，頁 83-85；(5)舒非：〈讀西西《感冒》〉，頁 86-87；(6)王仁芸：〈《我城》閱讀札記〉，頁 88-95。

<sup>30</sup> 1985 年 2 月《學文》第 9 期的 6 篇專文包括：(1)姚志成：〈西西的精彩短篇《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頁 9-10；(2)王良和：〈試析西西的《哨鹿》〉，頁 11-15；(3)樊善標：〈讀西西的《南蠻》〉，頁 16-18；(4)陳美玲：〈感冒，是永遠治不好的——讀西西的感冒〉，頁 19-21；(5)小鷹：〈淺談《十字勳章》〉，頁 22；(6)關秀瓊：〈小說西西〉，頁 23-24。

<sup>31</sup> 1985 年 12 月《文藝雜誌季刊》第 16 期的 3 篇專文包括：(1)關秀瓊：〈拉拉這抽屜——讀西西的《我城》〉，頁 44-59；(2)何福仁：〈人的發現——讀西西的《海棠》和《感冒》〉，頁 50-53；(3)杜杜：〈草莓紅的玻璃透明——西西的詩〉，頁 54-56。

科畢業論文中研究西西的作者。<sup>32</sup>除了三個專輯外，在 1985 至 1986 年間，另有約 17 篇文章是有關西西的，其中大部都是她的專訪或小說分析。還有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於此期間有三篇本科的畢業論文以西西為研究對象。<sup>33</sup>就香港文學界來說，1985-1986 年可說是西西評論的「豐收年」。

對比於香港文壇對西西評論的「熱潮」，臺灣評論界相對沉寂。從搜集到的資料顯示，1985 至 1986 年幾可算是西西評論的「真空期」，當時主要的文學雜誌只找到一篇書評，直至 1987 年《聯合文學》刊出陳長房的書評和後來的「西西作品專輯」，才打破沉默。<sup>34</sup>在這段形塑期之中，最具意義的是，西西 1988 年同時獲《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這兩份當時臺灣主要印刷媒體的小說獎，可見她的小說，在臺灣文學界仍受到重視。<sup>35</sup>

對於兩地對西西評價的狀況，從歷時層面來看，由 1983 年開始，直至 1986 年，西西雖然已經在臺出版兩部短篇小說、一部重刊長篇《哨鹿》（見附錄），但當地評論界對於西西的作品仍在觀察之中，具體的定位準則仍等待時日的沉澱累積。反而香港文壇因時地之利，能夠即時閱讀西西在《素葉文學》及其他報刊發表的作品而作出反應，故評論量較多，並有足夠的作品和材料，供學院論文為研究對象。從共時層面來說，其時香港的討論雖然熱鬧，但有關西西小說的分析方向頗紛紜，沒有相對明確的共識，<sup>36</sup>文學社群尚無法從西西小說，勾勒出共同認可的評價準則。

<sup>32</sup> 同註 20。

<sup>33</sup> 同註 21。

<sup>34</sup> 從搜集到的資料顯示，1985 至 1986 年在臺灣主要的文學期刊裏，只有一篇關於西西的書評：廖玉蕙：〈細節詳盡的奇思妙想（評西西著《鬍子有臉》）〉，《聯合文學》第 2 卷第 9 期，1986 年 7 月，頁 219 至 220。

<sup>35</sup> 西西 1980 至 1990 年代在臺灣獲得的主要文學獎包括：1983 年《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獲《聯合報》短篇小說推薦獎、1988 年《致西緒福斯》獲《聯合報》短篇小說推薦獎、小說集《手卷》獲臺灣《中國時報》時報小說獎、1992 年《哀悼乳房》獲臺灣《中國時報》選為「十大好書」之一等。

<sup>36</sup> 1985-1986 年，香港文學界對於西西小說的分析，頗不一致。單就作品篇章而言，分別有〈春望〉、〈感冒〉、〈我城〉、〈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南蠻〉、〈十字動章〉、〈鎮咒〉和《哨鹿》等單篇賞析，分析方向亦甚不同。



「沉默」和「缺席」在文學上經常佔有重要的意義。臺灣評論界在這個相對「冷靜」的時期，事後回顧，相當具正面的作用。從西西於 1988 年獲獎、以及其後臺灣評論界對西西的再度注視，並且一直延續到今天，可見當時臺灣文學界在審慎中摸索西西的位置，在觀點蘊釀未成熟之前、西西作品也未大量在臺出版之時，他們並沒有輕率以待。觀乎 1988 年以後，西西每出版一部新著，臺灣文壇都有相應的評介，評論者眾，當中發表的場域多來自主流報刊（《中國時報》、《聯合報》、《中時晚報》等）、文學雜誌、學刊（《聯合文學》、《中外文學》等），包括不同世代、文學取態的評論者，例如：鄭樹森〈水乳交融——評西西「致西緒福斯」〉（1989）、莊裕安〈花園裏的單口相聲——評西西的《花木欄》〉（1990）、王德威〈都市風情——評西西的《美麗大廈》〉和〈冰雕的世界——評西西的《母魚》〉（1990）、簡嬪〈候鳥（評介）〉（1991）、蓋德〈迷宮中的萬花筒——讀西西《耳目書》與《剪貼冊》〉（1991）、林耀德〈空間呈現在單純的時間軸上——評西西的《候鳥》〉（1992）、施叔青〈畫與話的二重奏〉（1995）、黃碧端〈誤讀的美德——《傳聲筒》〉（1995）、張芬齡〈如果在冬夜，一個讀者——讀西西／何福仁對話集《時間的話題》〉（1996）、李順興〈歷史·幻想·後設：評《飛氈》〉（1996）、詹美娟〈另一種「另類」的輕落短小（西西《家族日誌》）〉（1996）、李欣倫〈乳癌隱喻，文學療程——析論西西的散文「血滴子」等，<sup>37</sup>可見評論者對西西的作品，在 1987 年以前的「沉

<sup>37</sup> 各篇評介的出版資料如下：

(1)鄭樹森：〈水乳交融——評西西「致西緒福斯」〉，《小說潮——聯合文學第十屆小說獎作品集》（臺北：聯合報社，1989 年），頁 238；(2)莊裕安：〈花園裏的單口相聲——評西西的《花木欄》〉，《中時晚報》，1990 年 4 月 15 日；(3)王德威：〈都市風情——評西西的《美麗大廈》〉，《八方文藝叢刊》第 12 輯，1990 年 11 月，頁 98-99；(4)王德威：〈冰雕的世界——評西西的《母魚》〉，《中時晚報》，1990 年 12 月 16 日；(5)簡嬪：〈候鳥（評介）〉，《中國時報·開卷》，1991 年 9 月 20 日；(6)蓋德：〈迷宮中的萬花筒——讀西西《耳目書》與《剪貼冊》〉，《中時晚報》，1991 年 3 月 24 日；(7)林耀德：〈空間呈現在單純的時間軸上——評西西的《候鳥》〉，《聯合文學》第 8 卷第 4 期，1992 年 2 月，頁 117-118；(8)施叔青：〈畫與話的二重奏〉，《中國時報·開卷》，1995 年 2 月 23 日；(9)黃碧端：〈誤讀的美德——《傳聲筒》〉，《聯合報》，1995 年 11 月 23 日；(10)張芬齡：〈如果在冬夜，一個讀者

寂」，不等同忽視西西。此外，如王德威、鄭樹森、莊裕安等長期就西西不同作品發表多篇的評介或論文，對於西西小說傳播的持續性、文學成就的定位等，有一定的作用。<sup>38</sup>最後，同期「臺灣出版界」扮演一個頗重要的平台，轉載香港對西西較詳盡的評論。例如：林以亮 1985 年於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的長文〈像西西這樣的一位小說家〉，後即成為 1986 年臺灣皇冠版《哨鹿》的序文，<sup>39</sup>不但可為西西這個時期在臺方面的評論「補白」，而且此文經臺灣方面出版後，至今仍可為港臺兩地所引用，甚至在網上流傳，對西西文學地位的傳播，作用猶在。

### （三）接受過程中的定位期

臺灣評論界參與西西小說接受過程的第三個階段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這個時期，有三件主要的文學事件及相關的評論者，對建立評定西西小說的文學準則，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 1. 鄭樹森：結束「實驗」，從文學內部的美學準則予以肯定

第一件主要的文學事件是 1990 年 11 月，香港《八方文藝叢刊》第 12 輯舉辦一次大型的「西西專輯」，邀請中、港、臺十位著名作家、學者全面討論西西其人其文，包括黃子平、莫言、黃繼持、鄭樹森和王德威等，並由香港作家關秀瓊、甘玉貞整理出一個非常全面的西西作品編年及評論資料目錄，<sup>40</sup>諸篇均為香港文學

---

——讀西西／何福仁對話集《時間的話題》》，《中時晚報》，1996 年。

1 月 7 日；(11)李順興：〈歷史·幻想·後設：評《飛氈》〉，《中外文學》第 25 卷第 4 期，1996 年 9 月，頁 145-148；(12)詹美娟：〈另一種「另類」的輕落短小（西西《家族日誌》）〉，《聯合報》，1996 年 10 月 21 日；(13)李欣倫：〈乳癌隱喻，文學療程——析論西西的散文「血滴子」〉，《文訊》第 206 期，2002 年 12 月，頁 36。

<sup>38</sup> 以王德威為例，於 1980 至 1990 年代，曾評介《手卷》、《美麗大廈》、《母魚》、《傳聲筒》等。王德威對於西西定位的影響，本文下一節將有更詳細的分析，此處不贅。

<sup>39</sup> 林以亮：〈像西西這樣的一位小說家〉，《明報月刊》第 239 期，1985 年 12 月，頁 75-84；後收入西西：《哨鹿》（臺北：皇冠出版社，1986 年），頁 9 至 40。

<sup>40</sup> 諸文參見《八方文藝叢刊》第 12 輯，1990 年 11 月，計有：(1)辛其氏：〈當我們同在一起〉，頁 47-52；(2)莫言：〈香港好人〉，頁 53-55；(3)黃子平：〈灰闇中的敘述〉，頁 56-63；(4)余華：〈讀西西的《手卷》〉，頁 64-67；(5)黃繼持：〈西西連載小說：憶讀再讀〉，頁 68-80；(6)關秀瓊：〈西西的書卷氣〉，頁 81-93；(7)鄭樹森：〈讀西西短篇小說隨想〉，頁 94-97；(8)王德威：

評價西西作品，提供具體的分析和依據。是次專輯中，筆者認為鄭樹森〈讀西西短篇小說隨想〉一文影響甚大。因歷來對西西小說中的「新手法」所運用的字眼通常較為抽象，例如「實驗性」、<sup>④①</sup>「創新」等。<sup>④②</sup>鄭樹森對西西短篇小說敘事方式以博學精深的理論、深入淺出的文字，對西西「變化瑰奇」的敘事方式予以肯定：

在西西近三十年的小說創作，變化瑰奇一直是顯著的特色。<sup>④③</sup>

從傳統現實主義的臨摹寫真，到後設小說的戳破幻象；自魔幻現實主義的虛實雜陳，至歷史神話的重新詮釋，西西的小說始終堅守前衛的第一線。但西西不斷變遷的體裁，向不是機械的移植和生硬的倣作，因此有時雖可窺見其神思之源，但絕無斧鑿之痕。<sup>④④</sup>

在創作素材的選擇上，當前社會風貌和人情世故自然成為焦點。從這個觀點來看，肯定西西小說在選材上別樹一幟不無道理，但卻很可能忽略西西小說創作最鍥而不捨的追求：講故事的方式。<sup>④⑤</sup>

鄭樹森的總結性看法，西西也深表贊同，令評論者和作家的期待視域漸次找到一致的方向。在鄭樹森〈讀西西短篇小說隨想〉發表以前，西西多數用「新手法」（1983）、<sup>④⑥</sup>「新的形式」（1985）或「新的角度」（1986），<sup>④⑦</sup>形容自己對於敘

---

〈都市風情——評西西的《美麗大廈》〉，頁 98-99；(9)邁克：〈開麥拉眼界〉，頁 100-104；(10)關秀瓊、甘玉貞編：〈西西作品編年表、單行本編目、報刊專欄編目及作品評論目錄〉，頁 105-154。

④① 王曉堤：〈生命的本質〉，《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文集》（香港：香港青年協會，1983年），頁 345。

④② 柳蘇：〈像西西這樣的香港女作家〉，《讀書》第 114 期，1988 年 9 月，頁 150。

④③ 鄭樹森：〈讀西西小說隨想——代序〉，《母魚》（臺北：洪範書店，1990 年），頁 1。

④④ 同前註。

④⑤ 同註 43。

④⑥ 何福仁：〈童話小說——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臺北：洪範書店，1984 年），頁 207。

事手法的試驗。鄭樹森的文章發表以後，她隨即在《母魚·後記》謂「本書蒙鄭樹森教授賜序是我最大的收穫」、<sup>48</sup>「其中他提到我一直探求『講故事的方式』，就頗得我心」。<sup>49</sup>

對於西西的敘事成就，以及日後臺港兩地大部份有關西西的學術研究論文，都經常引述此文的觀點。鄭樹森一文雖然原刊於香港一地，然而與臺灣出版界的關係也密切。因為此文於《中國時報》重刊，而當時《中國時報》日銷十數萬份，其聲勢及影響非今天報章可比，傳播速度快而廣；此文後收入洪範版《母魚》為代序，而他繼此文後，其後亦發表過另兩篇關於西西的評價，均亦收入臺版的著作中，保存的時間較久，易為後學者所引用。<sup>50</sup>

## 2. 施淑：城市寓言，從小說主題的普遍性予以肯定

第二件主要的文學事件是 1994 年 1 月臺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舉辦了「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後並結集成書，會上施淑發表了〈文字城市——閱讀西西〉一文，對於西西以城、鎮為題的小說作出深入詳細的分析：

〈肥土鎮的故事〉是西西的文字城市的原型，就像馬奎斯《百年孤寂》裡的馬康多一樣，這座誕生於傳說，最後消失於暴風雨的想像的城市，包含著西西對於人類歷史和都市文明的思考及解釋。……這個都市的寓言，以更虛幻，因而是更精確的形式，呈現在〈浮城誌異〉及〈宇宙奇趣補遺〉裡，前者以童話、軼聞的形式出現，後者則是卡爾維諾《宇宙奇趣》的諧擬。<sup>51</sup>

<sup>47</sup> 杜漸：〈西西答問〉，《讀書良友》第 2 卷 1 期，1985 年 1 月，頁 71。

<sup>48</sup> 西西：《母魚·後記》，頁 217。

<sup>49</sup> 同前註，頁 218。

<sup>50</sup> 鄭樹森連同此篇在內，一共三篇關於西西的評論，均收入其專著《從現代到當代》（臺北：三民書局，1994 年），頁碼如下：〈讀西西短篇小說隨想〉，頁 87-91；〈讀西西中篇小說隨想〉（亦見《像是笨蛋·代序》），頁 93-100；〈文類的綜合——西西《哀悼乳房》〉，頁 101-103。

<sup>51</sup> 施淑：〈文字城市——閱讀西西〉，《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楊澤編，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 年），頁 145。

因為跟著都市的節奏，走在不定形的人群和隨時可能發生什麼的街上，人的感覺只有逐一羅列不同的事物，把一切異質的東西拼貼在一起。此外，在都市中，過著被資訊包圍的日子，生活本身將會是個永不終結的大故事。這專屬於現代都市的強制性的自由、開放，形成了一種擴散性的、大都會式的知覺結構，產生了藝術家、作者對於媒體本身的自覺和強調，因為面對著複雜變動的外界現象，這是他們唯一共同擁有的東西。（R. Williams）這一切，或許可以解釋西西小說的形式實驗傾向的由來。<sup>52</sup>

在施淑這篇論文之前，臺灣評論者多以一部或一篇作品為單位，評介西西的小說。施淑此篇對西西一系列小說作總結性概括、分析，提出「城市寓言」的說法，不但試圖找尋西西文字城市的原型，並指出西西小說與現代都市、世界文學的親屬關係，又歸納其小說形式與大都會的知覺結構若合符節，均具創見。施淑這篇論文，是發表在臺當時盛大的學術會議上，一如鄭樹森對西西觀點的傳播模式，她對西西小說的看法，同樣是在臺「先報刊後結集」，會上的觀點先於報章媒體上有大篇幅的報導，而後論文結集則在臺港兩地均有出售，換言之，關於西西小說「城市寓言」的這個觀點，於兩地同步播散。<sup>53</sup>因此，無論就臺港學術界或一般讀者而言，施淑的觀點，都為西西小說主題的解讀，提供了鮮明的觀點，後學者從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啟發。<sup>54</sup>

### 3. 王德威：重編「香港故事」，《我城》回歸本土經典

在西西小說接受過程中，第三件重要的文學事件是 1998 年 2 月 24 日王德威

---

<sup>52</sup> 同前註，頁 146。

<sup>53</sup> 香港學者陳清僑雖然同樣有類似「城市預言」的觀點，同樣發表在另一次在臺灣受矚目的大型會議上，詳見註 11。惟由於該篇論文的文字和觀點，並沒有施淑說得那麼清晰，易於轉引，故引用者較少。

<sup>54</sup> 例如：後來以「城市」論西西者雖多，然施淑一文仍見引用於 2005 年東華大學吳順目的研究生報告〈西西，以及她的散文〉中。參：《東華大學》九十四年度第二學期中文所現代散文專題研究講義（八），頁 3、28。

在香港嶺南大學舉辦「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的講座。其同題論文先見於同年2月21日的香港《信報》書評版，後收入同年臺灣麥田版專著《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中。是次的演講不是專論西西一人，但演講對於《我城》在香港文學的地位，具總結性的評價。

與「城市寓言」強調的普遍性不同，王德威此文為香港文學不同時期的小說，重新編次，使零散故事聚合成一個有始有終的香港「大」故事：從「傾城」、「我城」到「失城」，是王德威的香港故事、也是香港文學身份想像的起點、高潮和終結。《我城》成為從「傾」到「立」這個香港故事的紀念式標誌。此文後為多間香港大專院校的「香港文學」課程列為參考資料，也樂為香港學界所引用，他原本意屬個人的「香港故事」，對於近十數年來香港文學界對《我城》的看法，還是頗具影響力。

簡括而言，臺灣評論界參與確立西西小說地位時，大致在三個「文學準則」上取得共識，而又為香港文學界所接受，包括：第一，從文學內部的美學準則而言，她小說變化多端的敘事手法，於華文文學世界取得獨特的成就，此點主要得力於鄭樹森原刊香港、後由臺灣傳播〈讀西西短篇小說隨想〉一文；第二，從小說主題的普遍性而言，其小說對城市生活的探索，既植根於香港又合用於現代都市，具「城市寓言」的地位，此觀點雖見於張系國早年的分析，<sup>55</sup>但成為有系統的論述，當以施淑〈文字城市——閱讀西西〉的影響較大；第三，從意識形態的特殊性而言，以香港文學身份想像的本土性肯定《我城》是香港故事敘述的經典，這個看法以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為代表。

## 五、臺、港互動及公元二千後的接受情況

臺灣評論界對於西西小說文學定位的參與，並非單向的。臺灣與香港學者經常接觸，互有溝通，此點從香港學者在臺發表評論、臺灣學者於香港初刊或初

---

<sup>55</sup> 張系國評介西西〈浮城誌異〉時曾說：「浮城雖然似乎是香港，其實卻可能是地球上任何一個城市」。轉引自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摘錄），《西西卷》，頁412。



「講」西西小說的看法，以至兩地共同籌辦「西西專輯」等，均可見一斑。從臺灣學者對西西的意見，也可知他們對於香港評論者的觀點、看法，必有參詳取選，並根據其所處背景、臺灣對文學的公共期待視域，形構他們對於西西評價的獨特視角。例如：臺灣評論界似乎對於西西的知性傾向、打破文類界限和女性議題較感興趣，故對於西西的非傳統散文如《畫／話本》、閱讀筆記《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傳聲筒》和綜合文類《哀悼乳房》興趣較大，而廣為香港文學界關注的《飛氈》反而臺灣同期的討論不算多。在「城市」主題下，臺灣方面從「疏離」與「迷失」理解西西的小說，與香港評論界從「眾志成城」、「和諧結構」言城市普通人的生活也不盡相同。<sup>56</sup> 臺港評論界對西西作品或同或異的詮釋，均豐富了閱讀西西的方法，並從中漸次協商互補，共同建立了西西在香港以至華文文學的定位。

此外，必須強調的是，從西西小說定位的整個接受過程來看，香港文學界長期以來對西西均有關注，評論量多質優，其中何福仁、黃繼持、關秀瓊等更是表表者，在此突出「臺灣評論界」對西西文學定位的參與，並非抹煞香港學者的影響力，更不希望帶出香港忽視西西的錯誤訊息，反而希望指出的是，一地作家文學地位確立的過程，原不限於該地文學社群的參與。臺港互動頻繁，西西與臺灣文學姻緣又細水長流，令西西文學地位的形成，臺灣文學界的參與重大，必須佔一席位。港、臺、中三地在西西接受過程中的次序，其實也有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就是有關西西第一篇的本科畢業論文，作者是 1985 年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關秀瓊；有關研究西西第一篇的碩士論文，則於 1994 年由兩位分別來自國立臺灣大學的黃慧芬與香港科技大學的陳燕遐「平分秋界」，此後臺、港兩地均有相關的碩士論文。<sup>57</sup> 至於第一篇研究西西的博士論文，則來自 2006 年廣州中山大學的凌逾，其文已於 2009 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sup>58</sup> 西西的作品集近年於內地相繼出版，<sup>59</sup> 她病

<sup>56</sup> 「疏離」與「迷失」見註 51，頁 144-145；「和諧結構」見黃繼持：〈西西連載小說：憶讀再讀〉，《八方》第 12 輯，1990 年 11 月，頁 78。

<sup>57</sup> 有關研究西西第一篇碩士論文的資料出處分別為：(1)黃慧芬：《西西小說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4 年；(2)陳燕遐：《善變的敘述——論西西的小說藝術》，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碩士論文，1994 年。

<sup>58</sup> 見凌逾：《跨媒介敘事：論西西小說新生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後用左手親手縫製的手作毛偶，也曾於 2012 年 4 月 21 日至 6 月 16 日於廣東東莞縣莞城圖書館正舉辦，該展覽乃是內地舉辦西西個展最完整的一次。<sup>59</sup>從 1980 年代的香港出發、1990 年代臺灣重要學者對西西小說的定位到 2000 年後西西正式「登陸」內地，傳播進程仍繼續發展。兩岸三地的文學交流、循環不息的互動與不同時空的傳播、深化，或從西西小說的文學接受現象上，可略窺一二。

本文把討論下限定於 1998 年，除了因為王德威一文外，也與西西在 2000 年以後的創作轉向有關。正如本文開首提及，西西 2000 年後的新作品，從《拼圖遊戲》（2001）到《猿猴志》（2011），她率先打破她自己前此建立的期待視野，文學界或應該對她來一次「文學史重評」。從搜集得來的資料，也看到評論方向改變的軌跡。有關西西的評論及引介資料，以 1990-1998 年為例，不計研究專書和學位論文，臺港僅在報刊、雜誌所刊的文章，已超過 100 篇，而其中近 30 篇是刊於臺灣的。2000 年後，則約有 42 篇的評論、引介和報導文字，其中不少已關注到西西拼貼的圖文書和《縫熊志》，包括來自臺灣的郝譽翔、JM 編輯室和林欣誼。<sup>61</sup>西西最新著作《猿猴志》更於 2011 年獲得《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其所獲的組別屬於「美好生活」的非文學類，可見臺灣文學界不但留意西西創作的新路向，也開始因應西西創作路向改變而調整他們對西西「慣有」的評價準則。

<sup>59</sup>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自 2010 年起，已取得正式版權，於內地陸續出版西西著作如《我城》、《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等，該社最新出版的西西著作是 2012 年的《猿猴誌》。

<sup>60</sup> 在網上甚多與是次展覽相關的報導，例如：「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西西作品展在莞城舉行」（[http://qydg.southcn.com/dgxw/201204/t20120420\\_265448.htm](http://qydg.southcn.com/dgxw/201204/t20120420_265448.htm)）、「週六去莞城圖書館看香港作家西西作品展」（[http://culture.sun0769.com/daguan/news/201204/t20120417\\_1550616.shtml](http://culture.sun0769.com/daguan/news/201204/t20120417_1550616.shtml)）、「遇見西西，在莞城圖書館」（<http://www.wenhuagc.com/newc.asp?id=3013>）、「『讀享』西西」（<http://roll.sohu.com/20120423/n341309315.shtml>）、「西西攜熊出沒，快來圍觀」（<http://gcontent.oeeee.com/7/c8/7c82fab8c8f89124/Blog/ea1/351c97.html>）、「香港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西西開個展宣傳生態環保」（[http://www.gdwh.com.cn/whwnews/2012/0423/article\\_12010.html](http://www.gdwh.com.cn/whwnews/2012/0423/article_12010.html)）等，全於 2013 年 6 月 20 日讀取。

<sup>61</sup> 見：(1)郝譽翔：〈輕盈與快樂的遊戲——西西的《旋轉木馬》、《拼圖遊戲》〉，《聯合報》，2001 年 5 月 6 日；(2)JM 編輯室：〈西西 X 毛熊——縫熊，讓我覺得自己是有趣的人〉，《JM Quarterly 朱銘美術館季刊》第 44 期，2011 年 1 月；(3)林欣誼：〈專訪西西：縫熊比寫作快樂〉，《中國時報·開卷》，2009 年 9 月 20 日。

## 六、餘緒：「經典」要得不要得？

本文的開首原先想過用「西西是香港的經典作家」一句，唯因當代詮釋學長期灌輸後，現今在文學界內，「經典」一詞大概是個「污名」，必要時應予以「打倒」。西西是筆者非常敬佩的作家，並不希望因此而招致任何肢體或語言「暴力」事件，又怕因為這個頗為「挑釁」的名詞，或令人一開首已對本文的「期待」產生誤會，故在行文上還是少用「經典」為妙。對於「經典」是否應該予以「打倒」的問題上，本文無意更無力對這個看法來個全盤反思，僅從香港文學發展和臺港互動的文學狀況來看，深覺作家和作品的定位若經過一段相對長的時間來形塑、調節、釐清、回顧、評鑑，而文學社群的參與面較廣、文學生態又相對開放、自由的情況下，所謂「經典」的定位，也不無正面作用。西西曾經在一篇作品中引用加西亞·馬爾蓋斯的話：「萬物自有生命，只消喚醒它們的靈魂。」也許，所有作品其實都有「靈魂」，它們只是等待「招魂」者，不然就只能沉睡於歷史地表之下。西西及其作品「有幸」，得兩地評論社群不捨的呼喚而使其精魄「長存不朽」，而身為讀者的我們，更何其幸運，因著伯樂們的「發掘」、「發現」，我們更易得睹西西作品「靈魂」之美——「經典」與否，看來已無關重要了。<sup>62</sup>

---

<sup>62</sup> 在此特別鳴謝香港著名作家及《素葉文學》總編輯許迪鏘先生的幫忙，借閱大量有關西西作品、評論、得獎資料和年表，更提供罕有的一手資料，並在寫作過程中費神指導，才能草成此文。文責當自負，但必須在此致以無限感激。

## 附錄：西西作品出版年表

### 一、香港出版著作

書名	初版年份	香港出版社
《我城》（港台）	1979	1. 素葉出版社，1979，共約六萬字 2. 素葉出版社[增訂本]，1996
《交河》	1981	香港文學研究社
《春望》	1982	素葉出版社
《哨鹿》	1982	素葉出版社
《石磬》	1982	素葉出版社
《西西卷》（何福仁編）	1992	三聯書店
《時間的話題：對話集》	1995	素葉出版社
《飛氈》	1996	素葉出版社
《縫熊志》	2009	三聯書店

### 二、台灣出版著作

書名	初版年份	台灣出版社
《我城》（港台）	1979	1. 允晨文化，1989，共約十二萬字 2. 洪範書店，1999，共約十三萬字
《哨鹿》	1982	皇冠，1986； 洪範書店，1999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1984	洪範書店
《鬍子有臉》	1986	洪範書店
《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	1986	洪範書店
《手卷》	1988	洪範書店
《花木欄》	1990	洪範書店
《美麗大廈》	1990	洪範書店
《母魚》	1990	洪範書店
《耳目書》	1991	洪範書店
《剪貼冊》	1991	洪範書店
《象是笨蛋》	1991	洪範書店
《候鳥》	1991	洪範書店

書名	初版年份	台灣出版社
《哀悼乳房》	1992	洪範書店
《畫／話本》	1995	洪範書店
《時間的話題：對話集》	1995	洪範書店
《傳聲筒：閱讀筆記之二》	1995	洪範書店
《飛氈》	1996	洪範書店
《家族日誌》	1996	洪範書店
《故事裏的故事》	1998	洪範書店
《西西詩集 1959-1999》	2000	洪範書店
《旋轉木馬》	2001	洪範書店
《拼圖遊戲》	2001	洪範書店
《白髮阿娥及其他》	2006	洪範書店
《看房子》	2008	洪範書店
《我的喬治亞》	2008	洪範書店
《縫熊志》	2009	洪範書店
《猿猴志》	2011	洪範書店

## 徵引書目

JM 編輯室：〈西西X毛熊——縫熊，讓我覺得自己是有趣的人〉，《JM Quarterly

朱銘美術館季刊》第 44 期，2011 年 1 月。

小鷹：〈淺談《十字勳章》〉，《學文》第 9 期，1985 年 2 月，頁 22。

王仁芸：〈《我城》閱讀札記〉，《讀者良友》第 2 卷第 1 期，頁 88-95。

王良和：〈試析西西的《哨鹿》〉，《學文》第 9 期，1985 年 2 月，頁 11-15。

王德威：〈冰雕的世界——評西西的《母魚》〉，《中時晚報》，1990 年 12 月 16 日。

王德威：〈都市風情——評西西的《美麗大廈》〉，《八方文藝叢刊》第 12 輯，1990 年 11 月，頁 98-99。

古槍梧：〈詩可以不怨——讀西西詩作的一點感想〉，《讀者良友》第 2 卷第 1 期，頁 83-85。

西西：〈在通宵〉，《大拇指》第 48 期，1976 年 11 月 26 日。

西西：〈商禽和他的馬〉，《大拇指》第45期，1976年11月5日。

西西：《母魚》，臺北：洪範書店，1990年。

西西：《花木蘭》，臺北：洪範書店，1990年。

西西：《哨鹿》，臺北：皇冠出版社，1986年。

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臺北：洪範書店，1984年。

何福仁：〈人的發現——讀西西的「海棠」和「感冒」〉，《文藝雜誌季刊》第16期，1985年12月，頁50-53。

何福仁編：《西西卷》，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

余華：〈讀西西的《手卷》〉，《八方文藝叢刊》第12輯，1990年11月，頁64-67。

李欣倫：〈乳癌隱喻，文學療程——析論西西的散文「血滴子」〉，《文訊》第206期，2002年12月，頁36。

李昶偉：〈西西：「荒島」上的寫作者〉，<http://news.ynxxb.com/content/2010-7/25/N92445642286.aspx>，2013年6月20日讀取。

李順興：〈歷史·幻想·後設：評《飛氈》〉，《中外文學》第25卷第4期，1996年9月，頁145-148。

杜杜：〈草莓紅的玻璃透明——西西的詩〉，《文藝雜誌季刊》第16期，1985年12月，頁54-56。

杜漸：〈西西答問〉，《讀者良友》第2卷第1期，1985年1月，頁68-72。

辛其氏：〈當我們同在一起〉，《八方文藝叢刊》第12輯，1990年11月，頁47-52。

林欣誼：〈專訪西西：縫熊比寫作快樂〉，《中國時報·開卷》，2009年9月20日。

林耀德：〈空間呈現在單純的時間軸上——評西西的《候鳥》〉，《聯合文學》第8卷第4期，1992年2月，頁117-118。

邵玉銘、張寶琴、痲弦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北：聯合文學，1994年。

姚永康：〈談西西的《春望》〉，《讀者良友》第2卷第1期，1985年1月，頁78-82。

姚志成：〈西西的精彩短篇《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學文》第9期，1985年2月，頁9-10。

施叔青：〈畫與話的二重奏〉，《中國時報·開卷》，1995年2月23日。

柳蘇：〈像西西這樣的香港女作家〉，《讀書》第114期，1988年9月，頁150。

郝譽翔：〈輕盈與快樂的遊戲——西西的《旋轉木馬》、《拼圖遊戲》〉，《聯合報》，2001年5月6日。

張芬齡：〈如果在冬夜，一個讀者——讀西西／何福仁對話集《時間的話題》〉，《中時晚報》，1996年1月7日。

莫言：〈香港好人〉，《八方文藝叢刊》第12輯，1990年11月，頁53-55。

莊裕安：〈花園裏的單口相聲——評西西的《花木欄》〉，《中時晚報》，1990年4月15日。

許迪鏘：〈西西作品在臺灣的出版〉，未發表文稿。

許迪鏘：《南村集》，香港：素葉出版社，1995年。

陳美玲：〈感冒，是永遠治不好的——讀西西的感冒〉，《學文》第9期，頁19-21。

陳進權：〈西西創作篇目〉，《讀者良友》第2卷第1期，1985年1月，頁73-77。

陳潔儀：《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文學文化叢書之一：香港小說與個人記憶》，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1年。

陳燕遐：《善變的敘述——論西西的小說藝術》，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碩士論文，1994年。

陸離：〈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蘋果日報·蘋果樹下》，2010年8月8日。

凌逾：《跨媒介敘事：論西西小說新生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舒非：〈讀西西《感冒》〉，《讀者良友》第2卷第1期，頁86-87。

須文蔚：《臺灣文學傳播論》，臺北：二魚文化，2009年。

黃子平：〈灰關中的敘述〉，《八方文藝叢刊》第12輯，1990年11月，頁56-63。

黃碧端：〈誤讀的美德——《傳聲筒》〉，《聯合報》，1995年11月23日。

- 黃慧芬：《西西小說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4 年。
- 黃繼持：〈西西連載小說：憶讀再讀〉，《八方文藝叢刊》第 12 輯，1990 年 11 月，頁 68-80。
- 楊照：〈看周夢蝶紀錄片想起西西〉，《蘋果日報·蘋果樹下》，2011 年 4 月 24 日。
- 楊澤編：《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 年。
- 詹美娟：〈另一種「另類」的輕落短小（西西《家族日誌》）〉，《聯合報》，1996 年 10 月 21 日。
- 廖玉蕙：〈細節詳盡的奇思妙想（評西西著《鬍子有臉》）〉，《聯合文學》第 2 卷第 9 期，1986 年 7 月，頁 219 至 220。
- 蓋德：〈迷宮中的萬花筒——讀西西《耳目書》與《剪貼冊》〉，《中時晚報》，1991 年 3 月 24 日。
- 樊善標：〈讀西西的《南蠻》〉，《學文》第 9 期，頁 16-18。
- 鄭樹森：〈水乳交融——評西西「致西緒福斯」〉，《小說潮——聯合文學第十屆小說獎作品集》，臺北：聯合報社，1989 年，頁 238。
- 鄭樹森：〈讀西西短篇小說隨想〉，《八方文藝叢刊》第 12 輯，1990 年 11 月，頁 94-97。
- 鄭樹森：《從現代到當代》，臺北：三民書局，1994 年。
- 邁克：〈開麥拉眼界〉，《八方文藝叢刊》第 12 輯，1990 年 11 月，頁 100-104。
- 簡嬪：〈候鳥（評介）〉，《中國時報·開卷》，1991 年 9 月 20 日。
- 關秀瓊、甘玉貞編：〈西西作品編年表、單行本編目、報刊專欄編目及作品評論目錄〉，《八方文藝叢刊》第 12 輯，1990 年 11 月，頁 105-154。
- 關秀瓊：〈小說西西〉，《學文》第 9 期，1985 年 2 月，頁 23-24。
- 關秀瓊：〈西西的書卷氣〉，《八方文藝叢刊》第 12 輯，1990 年 11 月，頁 81-93。
- 關秀瓊：〈拉拉這抽屜——讀西西的「我城」〉，《文藝雜誌季刊》第 16 期，1985 年 12 月，頁 44-59。



關秀瓊：《西西的〈哨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專題研究」論文，1985 年。

〈「讀享」西西〉，<http://roll.sohu.com/20120423/n341309315.shtml>，2013 年 6 月 20 日讀取。

〈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西西作品展在莞城舉行〉，[http://qydg.southcn.com/dgxw/201204/t20120420\\_265448.htm](http://qydg.southcn.com/dgxw/201204/t20120420_265448.htm)，2013 年 6 月 20 日讀取。

〈西西攜熊出沒，快來圍觀〉，<http://gcontent.oeeee.com/7/c8/7c82fab8c8f89124/Blog/ea1/351c97.html>，2013 年 6 月 20 日讀取。

〈香港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西西開個展宣傳生態環保〉，[http://www.gdwh.com.cn/whwnews/2012/0423/article\\_12010.html](http://www.gdwh.com.cn/whwnews/2012/0423/article_12010.html)，2013 年 6 月 20 日讀取。

〈週六去莞城圖書館看香港作家西西作品展〉，[http://culture.sun0769.com/daguan/news/201204/t20120417\\_1550616.shtml](http://culture.sun0769.com/daguan/news/201204/t20120417_1550616.shtml)，2013 年 6 月 20 日讀取。

〈遇見西西，在莞城圖書館〉，<http://www.wenhuagc.com/newc.asp?id=3013>，2013 年 6 月 20 日讀取。

Hans Robert Jauss, Timothy Bahti tran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Brighton,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82.

# **From “Reception” to “Canonization”: Analysis on Taiwanese Literary Critics’ Role in Conveying Xi Xi’s Novels**

*Chan, Kit-Ye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ception process of Xi Xi’s novels by Taiwanese literary critics between 1983 and 1998.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ception process of Xi Xi’s novel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se three pha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ime when Xi Xi “connected” with the Taiwan literary circles, the validity of the “export rejects” theory about Hong Kong authors, and how the Taiwanese literary critics in the 1990s established the “literary norms” that affected the review on Xi Xi’s novels. In summary, Xi Xi’s novels generated such attention in Hong Kong, Taiwan, mainland China, as well as other Chinese populated places such as Malaysia; and they were all significant. As a result of the Taiwanese literary critics’ participation in such conveying Xi Xi’s novels, the overall acceptance of her works in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was widened; consensus on her novels was also achieved. It was a very positive and reassuring note on the positioning of Xi Xi’s novels.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if there is a relative long period of time to mold and wide participation by literary circles, literary ec-

osystem is rather free, the so-called “canon” should also have its open and positive effects.

**Keywords:** Xi Xi, reception aesthetics, Taiwanese literary critics, export reject, canonization